

惊心动魄的一日

ROMANUL UNEI ZILE MARI



原著——[罗马尼亚] 科·列兹
翻译——陈育明 王铁山
出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惊心动魄的一日

〔罗〕 科·列乌著

陈育明 王铁山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三月·北京

Corneliu Leu
ROMANUL UNEI ZILE MARI

根据罗马尼亚Editura Albatros,
Bucuresti, 1984年第二版译出。

· 外国军事文学译丛 ·

惊心动魄的一日

〔罗〕科·列乌著

陈育明、王铁山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三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1/32·印张 $20\frac{1}{4}$ ·字数383,000

1987年3月第1版·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1,000

ISBN 7-5033-0016-7 / I·12

书号 10137·180 定价 3.15元

献给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曾多次踏上中国土地，我钦佩勤劳聪慧的中国人民；我曾多次涉猎中国历史，钦佩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我还钦佩地注意到中国今日对人类的重大的政治贡献。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令我神往，因此，我愿同中国读者交流对历史和现实的感想。这些感想是促使我写下几部作品的出发点。

我认为，历史和现实是当今小说的两大决定性题材，它们互相交错、互相转化。历史是各民族发展经历的忠实写照，现实则能充分表现人类的人格。

我信仰斗争的艺术和它的战斗性，并为此寻找创造性的表现方式。自然，对于小说家来说，历史题材小说重在挖掘民族根源，而现实题材小说则重于探讨社会问题。

实际上，这并非两条道路，而只是艺术探索的两大领域。探索出于同一人道主义的信念：任何社会、任何人都无一例外地需要进步，任何人的理想与整个社会的理想都是相交错、相溶合

的。你的读者、你的同代人也在寻求进步，作为文学家，你渴望探索他们的命运。

而进步只有与过去相比较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传统是一个人今日作为的基础，而培养你成长的历史所储存的意义深远的事件，则是你今日工作的出发点。

因此，在深刻研究和探讨了罗马尼亚历史文献后，我除现实题材作品外，还发表了三部风格不同的历史题材小说，它们涉及了罗马尼亚近五百年历史的重要时刻。风格不同，是由于我试图用自然流畅的文学手法把小说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这样做，首先是出于对这些无需编撰的珍贵文献的尊重，其次我亦坚信，这些文献将自然地与小说融为一体，使其更有真实感。

使我高兴的是，正是一部描写了1944年8月23日我的祖国解放的小说要与中国读者见面。作为历史事件，它离我们不远，然而它的实现，却是多少代罗马尼亚人流血牺牲的结果。这部小说在中国的出版，充分体现了两国人民感情上的接近。

我愿再次重申本文开始说过的话：我曾多次踏上中国土地，我钦佩勤劳聪慧的中国人民；我曾多次涉猎中国历史，钦佩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我很高兴，中国读者可以通过我的作品了解

罗马尼亚的一段历史，一段使两国人民如此接近、如此难分难舍的历史。

作 者 科尔内留·列乌

科尔内留·列乌生平及作品

科尔内留·列乌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出生于梅吉迪亚，一九四八年开始小说创作。曾任广播电台编辑。罗马尼亚电视台首批节目制作人，“假期电台”和一些电视、广播专题节目的创始人。

曾任文学杂志《启明星》编辑主任，“埃米内斯库”出版社首任总编辑，“埃米内斯库丛书”和“爱情小说丛书”创始人，全国电影中心负责故事片制作的副总经理，第四电影之家主任，《现代》杂志副总编辑。

其作品有：

长篇小说《魔鬼的眼睛》、《爱情的年华》、《权力》、《康斯坦特·哈久的私生活》、《蔚蓝眼睛的女人》、《爱情、信仰与仇恨的代价》、《这种感情生活》、《德拉库拉的申诉》、《教士》、《惊心动魄的一日》、《岛》、《二月之夜》。

中短篇小说《多布罗加之夜》、《第二个未来》、《叙事诗》、《爱的权利》、《夜与十一月》。

剧本《第二次爱情》、《野兽》、《幸福的女人》、《从天而降的好姑娘》、《自尊教授》、《客人或不速之客》。

电影《围困》、《田野里的小屋》、《每一片土地的灵魂》、《2516高地》（以上为电影剧本）。在世界各大文明地区拍摄的系列纪录片（摄影、导演、解说）。

报告文学《用我们的双手》、《遨游全国、全世界的浪漫记者》、《宏伟建设工地的象征》。

科尔内留·列乌曾获布加勒斯特作家协会奖，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奖，《歌颂罗马尼亚艺术节》奖和国际电视联播台最佳现实题材剧本奖。

楔 子

八月五日和痛苦的同盟

一

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里，昔日的豪华场面不见了。到处笼罩着一片紧张和沉闷的气氛，戒备森严的盘查取代了惯常的礼仪客套。一进门，就迎面撞上接待人员冷冰冰的面孔；走过曲曲弯弯的走廊时，后面有人“护送”；进到里面，还得在沉默中等候接见。所有这一切给人以一种剑拔弩张、阴森可怖的感觉。

在这间昏暗阴沉的混凝土房间里，安东尼斯库忍不住扭头看看自己的随从。他似乎想对这种变化评论几句，但又忍住了没说出口。军人的生涯教会了他讲话用命令的口吻，而不是用评论的口吻。

他竭力显出镇定的样子，一方面为了给随从壮胆，另一方面也为了让元首①的部下保持以往对自己毕恭毕敬的

① 指希特勒。

态度。

然而装得很象却不容易，从他那神经质的动作中，人们似乎可以窥见他内心的不安。

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防空洞入口的一部分掩蔽部的屋顶用厚达十米的混凝土筑成，真可谓坚不可摧。就在紧靠防空洞的建筑里，十五天前发生了谋杀希特勒的事件^①。爆炸后的残垣断壁依然立在那里，似乎在咧嘴嘲笑这个世界。

是的，它似乎在嘲笑罗马尼亚元帅内心的隐秘：“你不会成功，不会成功，不会成功的！”

望着这可笑的残垣，安东尼斯库觉得受到了无端的嘲弄，盛怒之下，他猛然变换了一下身体的姿势，不仅把头扭了过去，而且整个矮小的身躯也扭了过去。两个星期前自己说的话再一次在耳边回响起来。7月20日那一天，当他获悉希特勒在—批德国将军策划的谋杀事件中幸免于死时，不由悻悻地说道：“还不如完蛋了好……”

“还不如完蛋了好”，“还不如完蛋了好”，“还不如完蛋了好”……他似乎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拉斯滕堡这狭窄的走廊里，尖厉的回音把他的内心世界暴露无遗，以

① 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在大本营召见后备部队参谋长冯·施道芬堡上校，听取汇报。施道芬堡把一只藏有定时炸弹的皮包放在桌下靠近希特勒座位的地方，自己借故走出房间。一、两分钟后炸弹爆炸，但希特勒当时刚好走到桌子另一端，只受了一点轻伤。在场的几个军官或被炸死，或受重伤。

致惊动了希特勒的卫兵，“踢踢踏踏”的皮靴声和对面残垣断壁的可恶冷笑声混杂在一起，故意气他：“你看，他没有完蛋。你看，希特勒大难不死！”

元帅强迫自己关上思绪的闸门，尽力不再回忆自己的话，也不去想当时讲这句话的原因。但他欲罢不能，就象刚才那样，尽管目光从窗外的废墟上移开了，但眼前仍然晃动着那副狰狞的嘴脸。

他似乎觉得，自己当初讲的话在这里，在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又响起来了，声音越来越大，就好象有人把它录了下来，现在又放给人们听似的。这话免不了传到希特勒的耳朵里，也许今天他会为此受到惩罚。

“惩罚？”很长时间以来，元帅常作恶梦。他梦见自己被抓起来，关入牢房，而他连一点反抗的气力都没有。他梦见的囚室笔直的墙壁，就象眼前这防空洞的墙壁一般，滑溜溜、冷冰冰的，任何人也休想爬上去。

这个念头一直缠绕在他的心头，使他几乎认定自己被召来的下场就是作个阶下囚，如果被扣下来当人质，作挂名傀儡，还算拣了便宜。今年三月，当卡洛伊^①政府孤注一掷，试图与德国分道扬镳时，霍尔蒂^②不就落了这个下场吗？

“人质！”元帅望着屋外的高墙心想，自己恐怕再也走不出去了。倾斜的高墙显得陈旧，看上去很难分辨出是

① 匈牙利法西斯政府总理。

② 匈牙利法西斯独裁者，1920年至1944年摄政。

旧城堡的遗迹还是新修的掩蔽部的一部分。当初，在托特协会^①主持下，数以千计的俘虏和人质建起了这座占地数十公顷的地下工事，一俟完工，所有的建设者都被斩尽杀绝了。

元帅缓慢地转过毛发稀疏的头，紧绷着涨得通红的脸，把随从们又逐一扫视了一遍。一边看，一边琢磨谁会第一个出卖他，谁会第一个反水。最后，他黯淡的目光停留在一张眉清目秀、头发乌黑的漂亮面孔上。正是这个人，曾多次向他宣誓效忠，誓言之庄严情绪之慷慨，确实是罕见的。他就是米哈伊·安东尼斯库^②。元帅马上又联想到，希特勒正把铁卫军^③叛乱头目霍利亚·西马藏在这里的某个地方，目的正是为了恐吓他，表示希特勒随时可以把他替换掉。

他用严厉的目光重新打量了一遍跟他前来的部下，想象着他们回国时的情景：叛乱头目西马被希特勒封为统帅、总督或是别的什么玩艺，这几位老部下则对新上司俯首称臣，拥戴新上司回国就职，自己则将人头落地，死在党工队的屠刀之下。

头颅被砍下以后，身体可不能胡乱挣扎呀！这点毅力

① 托特协会系德国空军少将托特于1938年创办的一个建筑企业，其主要目的是加速建成西线壁垒，并承担修筑公路、铁路、桥梁、工事等。

② 罗马尼亚法西斯政府副总理。

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的极右翼法西斯组织，1941年初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推翻安东尼斯库政权，后被镇压。

总是不能少的。因为他听说，或者是从书里读到，人被斩首以后，身体会痛苦地扭来扭去。挣扎完全是下意识的，就象家禽被宰了之后会扑扇翅膀一样。而他觉得这实在有失体面。他，安东尼斯库元帅，一个视死如归的男子汉，怎么能象一只没头公鸡那样乱扑腾呢！不，无论如何不行！在强烈的自尊心的驱使下，他决心做到在死亡面前面不改色。他不断告诫自己，绝不能丧失军人气节，脑袋掉了也不能丢丑。

在他看来，自己头被砍掉之后，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象圣丹尼斯^①那样，双手捧起曾戴三重冕的头颅，任凭鲜血从脖颈里喷涌而出。

他身材不高，面孔冷峻，相貌十分平庸。岁月没有在这张脸上留下过多的烙印，随着时间的流逝，不过暴露出一些红色的毛细血管而已。他的眼神黯淡而恶毒，眼窝下面肿起两个眼泡；两鬓上剪得短短的头发已经斑白，几绺棕红色的头发从头顶的一边甩向另一边，刚刚能盖住发亮的秃顶。看到这样一副相貌，你既想象不出他年轻时的样子，又想象不出年老之后会有什么变化；无论是换上便衣，还是穿上另外一身制服，你都很难设想他会改变模样。一件剪裁合体的英国式西装上衣，颜色稍浅一些的马裤，一双烟色皮靴，手里握一根马鞭，这就是他的装束。

① 圣丹尼斯（？——272或290），传说曾任巴黎第一任基督教主教。为殉道被杀于塞纳河城堡。死时手捧头颅而尸体不倒。

那根马鞭在他手里恰似君主的权力杖，趾高气扬的神态分明在向外人炫耀自己是一位“元帅”，一位任何人都不可等闲视之的握有实权的铁腕人物。虽然他貌不惊人，但却颇有几分威严。尤其是那些德国军人，只要同他一打照面，那根负责纪律的神经马上会自动作出反应。

他又稍稍恢复了一点自信，挺起胸膛向前走着，可是一个不祥的念头始终折磨着他，心里暗暗喊着：“晚了，晚了，一切都晚了。当初劝我激流勇退的人讲的何尝不是金玉良言。可如今我已陷入泥潭，难以自拔。为了维持国内的统治，我只好吞下这难咽的苦果了！……”

二

希特勒并不象人们传说的那样完全丧失了理智。恰恰相反，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判断处理事关切身利益的问题时，他常常表现出战略家的非凡才智。只是由于暗杀事件在他心里留下了过重的阴影，再加上伤痛的折磨，才使他陷入极度的神经质之中。

他象一条极鳕一样在地下室里横冲直撞。人还未到，人们便预感到“咝咝”的声波逼近了。希特勒的脖颈和一只手上还缠着绷带，尚未愈合的伤口不时隐隐作痛。每当疼痛发作，他那张凶狠的公猫脸就会抽搐几下。

没有人敢大声喧哗。只听有人小声议论说，希特勒这几天神经有些紊乱，这是那次打击留下的后遗症。

安东尼斯库听见大家在议论，但是并不介意。渐渐走

近的希特勒似乎使他紧张起来。他感到有些沉不住气，不由自主地咬紧了牙，两腮的肌肉也绷紧了。他的耳边响起妻子的劝阻声：“叫你去又怎么样？不去就是不去！要是下毒手怎么办？”

所以他没听见希特勒开头讲的话，弄不清希特勒是否对他表示了欢迎。他仅仅听见了希特勒在问他，从口气上看，似乎容不得一点含糊其词：“元帅先生，您到底有没有决心同我们一起战斗到底呢？”

安东尼斯库的脸涨得更红了：“您的问题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

他听到自己话语的回声，抬起头盯住希特勒的眼睛。希特勒的目光恶狠狠的。每当他打定主意做一件事时，眼睛里总闪出这种凶光。希特勒本想挥动一下扎着绷带的手，但刚刚一动，便引起伤口剧烈的疼痛，以致整个身体都抽搐起来。近来常常出现的眩晕又一次发作了，每次发作都使他回忆起暗杀事件。希特勒再也呆不住了，不由得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嘴和鼻子都扭歪了。为了避开众人目光，他转身向一扇门奔去。在场的德国随从们象踩到弹簧一样，一窝蜂似地尾随而去。即使在这种时刻，希特勒的头脑仍然非常清醒，他在门口停下来，头也不回地喊道：“我这就回来，这就回来！先让他们看看秘密武器！”

“让他们看看秘密武器，秘密武器……”尖利刺耳的声音从混凝土墙壁上反弹回来，产生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共振声。这声音象炸弹爆炸后的冲击波，震得元帅两颊

发紫，脸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

这座混凝土工程始由弗里茨·托特博士工程师设计，后来他死于一次蹊跷的车祸；继任他的贝伦斯总设计师不久也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参加这项工程的数以千计的人们，完工之后全部被送到另一个世界，他们的死因倒是简单明瞭，不存在任何疑问。这样一来，元首大本营的秘密就永久地保守住了。

这次安东尼斯库元帅带来四位将军和三名上校，还有身穿不吉利的黑色西服的米哈伊·安东尼斯库。他们一个个呆呆地等待着上司的反应。安东尼斯库发现了这一点，便挥了挥手。

左右侍候的德国军官殷勤地走过来，问是否可以挂上银幕。安东尼斯库没有作声。很快，一方白色的银幕徐徐落下，挂在房间的墙上。身穿罗马尼亚元帅服的扬·安东尼斯库默不作声地坐在这座被称为“狼窝”的建筑里，心想，现在，一切都完了。“狼窝”工程是一座巨大的装甲掩体，地下室顶都浇注了三至五米，有些地方甚至厚达十米的钢筋混凝土。周围方圆几十公顷地面戒备森严，电网围绕，地雷密布。屋顶上覆盖着通了电的伪装网，连鸟儿碰到都会触电死亡。

是啊，事到如今，一切都完了。在此之前，本来还能多少做点什么……

是啊，他为什么不当面痛骂希特勒一顿呢？为什么不告诉他欠下多少债，他和德国欠了他元帅多少债呢？为什

么不告诉希特勒，我现在就跟你分手，哼，管他怎么样！对，同希特勒分手，管他怎么样！反正砍下头来，他的身体也不会乱扭，他坚信这一点！

可是他竟然什么也没说！而且希特勒在浑身痉挛之后还要降服他，而且真的把他降服了！这时，一个年轻的德国军官动作生硬地搬过一个沙发，请元帅入座。元帅拒绝了。他沮丧地坐到一把窄窄的椅子上。

他挺挺腰板，伸了一下细细的脖子，端坐在椅子上，脸上毫无表情，好象在等人家砍头。元帅的头上，不多几根稀疏的棕红色头发从右边倒向左边，只能勉强盖住滚圆的秃顶。

然而在场的人除他以外，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脑子里居然转着这样的荒唐念头。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军容严整、训练有素的主人们，都在注视着他，看这位军事专家对银幕上映出的秘密武器有什么反应。靠这些东西能够改变战争命运吗？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安东尼斯库的看法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专家们深知这种武器将开创军事技术领域的新纪元。他们正饶有兴趣地等待着安东尼斯库的评价。但是，当他们听到后者下面的话时，不由得目瞪口呆：

“难道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会造出同样可怕的武器，从而摧毁整个欧洲吗？”